

心香一瓣

生活在城市，早已习惯被无形的洪流推着前行。鸣笛声、键盘声、消息提示音终日不绝，焦虑如影随形。我们学会用冷静掩饰慌乱，用高效掩盖疲倦，却始终安抚不了那颗渴求归属、渴望停顿的心。母亲的叮咛隔着山水传来，像被高楼切割过的月光，碎落一地，照不进拥挤的现实。

终于在一个周末，我带着母亲进山小住。这不仅是一次短途旅行，更像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精神归程。车轮沿山路盘旋而上，后视镜中的城市轮廓逐渐模糊，最终化作天际的一抹浅灰。母亲安静地坐在一旁，目光投向窗外，葱郁的山林在她眼眸中一寸一寸地鲜活起来。

半山腰的民宿隐在绿意之中。推开木门，山野气息扑面而来，湿润的泥土、清香的松针和不知名的野花交织在一起的味道。母亲站在廊前仰头深呼吸，脸上浮现出多年未见的松弛。

何为美食

陈菊艳

我和爱人从小生活在陕西关中地区，吃饭以面食为主。各种以面粉做的食物滋养温暖了我们，不管生活怎么改变，对于面食，我们都是情有独钟。爱人原来在部队时，每次休假回来，必然是先吃一碗手工面，挑起一大筷子咀嚼得津津有味。老人家平时也吃米飯炒菜，但不管菜品有多丰富，面条仍然是餐桌上的主角。

去年，爱人到广西工作，居住在一个小镇。单位的饭菜每天不是米饭就是白粥，虽说菜品不断变化，然而做法和老家大不一样，口味也不相同，很难让人迷恋。

今年我跟着爱人去了广西，每天都吃米饭，一段时间后，我不禁怀念泰地的口味，怀念那一股麦香，于是决定自己做飯。买菜、买油，网购锅铲、碗筷、切菜板等，又买了一块硅胶可折叠的大案板用来做面食。

和面、揉面、搓麻食、包饺子、摊煎饼、烙饼，秦人常吃的家常飯轮番上桌。酸汤面、凉面、干拌面，有时宽来有时细，有时长来有时短。爱人喜欢吃干的，面条出锅捞到碗里，伴着绿菜和炒好的西红柿鸡蛋卤，葱花往上一洒，热油一浇，热油激出葱香，雾气裹着麦香在厨房里翻滚。我爱吃汤面，放一些西红柿卤、绿菜叶，油泼辣子淋上面，红的绿的漂在碗里，一股麦香味扑鼻而来。

有时我在厨房里忙碌，房东就好奇地站在旁边观看，我们边说边聊，她问我答。我请她品尝时，她却连连摆手。她家的小孩路过，伸着脖子往里面看，我或是递一块锅盔，或是拿一个煎饼给她。孩子在迟疑中接过，细嚼慢咽。房东和她孩子都很奇怪，问我：“你们每天都离不了饼、馒头，这就是你们认为的美食？”后来房东终于尝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原来面食也能这么有滋味。”

我经常去的那家菜店，年轻的老板娘告诉我当地的菜名和做法。比如瘦肉枸杞汤，无需多余调料，肉片入水后捞去浮沫，快熟的时候撒一点点盐，加上枸杞叶即可。芋头去皮，可以蒸，可以煮，也可以油炸……虽尝试了很多本地菜，我却始终喜欢老家的面食。这种根深蒂固的味觉记忆，让我始终觉得一碗手工面胜过万千新奇菜肴。

有次我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，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他们推杯换盏，宴酣正浓时，突然有人发现少点了一样，急忙喊了一声：“服务员，来一盆白粥。”然后热情地劝众人都喝一碗。我在一旁暗自发笑，天天喝白粥，到了饭店还要点一份，这是有多喜欢喝白粥呀。

悄悄看他端着碗喝个底朝天，然后拍拍肚子，心满意足的样子，我忽然发现，正如我对我一碗酸汤面的执着，白粥于他们，亦是刻进骨子里的乡味。就像房东的疑惑，我的不解，每个人对美食的感觉不一样，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美食。就像我在陕西也不是每天都吃面食，但离开故土，在诸多美食面前，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食。

何为美食？味蕾喜欢；何为幸福？一日三餐，两人四季，粗衣淡饭不妄求，竹篱茅舍也甘甜。就像现在，我在租住的简陋厨房，轻轻把手伸进面粉袋里，一碗普通的面条就能让彼此欢喜，彼此满意。



我们相对无言，却仿佛已与山完成了一场沉默的对话。

整理衣物时，她的动作格外轻柔，像是怕惊扰了这一室安宁。木摇椅在窗边吱呀轻响，那声音有种奇异的节奏，不疾不徐，像心跳，也像时光踱步。我在这规律的声响中入眠，没有梦，只有一片宁谧，仿佛退回到生命最初的安全区。

醒来时暮色已降，母亲静坐一旁。灯光下她的侧脸格外柔和。晚餐是简单的山蔬野菜，母亲不断为我夹菜，轻声念叨：“多吃这个，清热。”“这个是你小时候最爱的。”她把所有的关怀都藏在具象的动作里，夹菜、盛汤，将大块的南瓜推到我面前。我低头吃着，像是某种被城市稀释了太久的情感，正一口一口被重新喂养。

山夜不寂，虫鸣、风吟、溪淌交织成片，反而让人心安。母亲在灯下仔细剥着山核桃，“咔嚓，咔嚓”，每声响响都像敲打着神经末梢，那是温柔的叩击。她将完整的果肉推给我，自己只抿些碎末。灯光映着她的皱纹，那里藏着我整个成长史。

“你看，星星。”母亲忽然轻声说。我抬头，见银河毫无遮掩地横贯天际。那样近，那样汹涌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掬起一捧星光。恍惚回到儿时，母亲也是这样指着天空，和我一起数星星，多年后的这个夜晚，星空未变，她眼中的爱也一如往昔，沉默、恒常，如光年之外抵达却依然温暖的光。

那夜我枕在她腿上，任由她抚摸我的头发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挺直脊梁的“大人”，可以做回“妈宝女”，不必完美，不必坚强。我们聊到很晚，直到她哼起一首老歌，断断续续的调子，让我彻底松懈下来。

离山前，母亲采了带露的野花，扎成小花环

甜度归零计划

刘超

茶几上的玻璃罐里还放着去年从老家带回的雪花糖，琥珀色的糖块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伸手捻一块含在嘴里，甜意漫过舌尖时，忽然想起小时候攥着几毛零花钱，在家属院小卖部打转的样子。那时总觉得，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糖——棉花糖是含在嘴里的云朵，水果糖是咬碎的彩虹，是能将平凡日子酿出蜜的甜。

城市的车水马龙总在窗外流动，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我总爱钻进街角的小摊。在重庆的犄角旮旯吃一碗小面，辣椒的炽烈与麻椒的辛香交织，额头沁出的汗珠中藏着市井的热辣；在遵义的早市喝一碗羊肉粉，浓郁的汤里飘着葱花，胡麻油的麻意从舌尖窜到胃里，驱散了晨露的寒凉。这些陌生的味道像一把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城市的枷锁，让我在烟火气里找到归属感。原来融入一座城，有时是从一口热乎饭开始的。

味觉的探险不止于甜。第一次在贵阳的巷子里尝到鱼腥草时，那股清冽又带着点冲劲的腥气让我皱紧了眉头。卖折耳根的阿婆笑

着说：“小崽，多尝几口就晓得，这是我们这儿的土味。”耐着性子再尝，竟从那独特的气味里品出了几分山野的清新，像雨后的田埂，带着泥土的坦诚。后来在贵州凯里吃酸汤鱼，西红柿发酵的酸香裹着木姜子的辛辣扑面而来。第一口酸得蹙眉，可越吃越觉得开胃，汤底里西红柿与辣椒的醇厚慢慢浮现，像极了那些看似艰难却藏着回甘的日子。

原来成长真的会改变味觉。不再执着于纯粹的甜，反而开始懂得欣赏酸的清透、辣的酣畅和苦的深沉。

一次拜访完客户辗转回到县城，已是深夜，在路边的馄饨摊坐下，老板端来一碗撒着香菜的热汤。雾气氤氲中，忽然想起父亲送我出门时的模样。他把一沓皱巴巴的钱塞进我包里，说：“出门在外，与人友善，多吃口热的。”那时还不懂这话里的分量，如今在异乡的寒夜里，我捧着温热的汤碗，才明白那份叮嘱里藏着的，是让我在风雨里也能稳稳扎根的力量。

雪花糖的甜意渐渐淡去。原来成长从不

晨光暮色中的9路车

赖家斌



母亲搬到城东新区一个小区居住，9路公交车正好有停靠站点，我常常从单位门前乘车去往她家，时间长了，就对这趟车熟悉起来，渐渐有了莫名的感情。9路公交沿途经过安康中心城区党校路、巴山路、金州路、西大街、汉江大桥和安康高新区安康大道、秦岭大道等主要交通干道、商业聚集区和居民小区，沿路步步生景、绿树成荫，车内芸芸众生、人间万象。

早上6点半左右，司机师傅点火发动，迎接乘客。他们全神贯注，沿着既定的方向和路线前行，循环往返，晨起暮归，风雨无阻。

行驶的公交车，流动的小世界。“前门上、后

门下，不要把手伸出窗外。”“坐好扶稳了啊，车辆马上启动。”司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。“公益卡”“公益卡”……公交车上的自动刷卡机不停地显示着，多数时间还是大爷大妈们起得早，她们有的肩挎挎包，有的手握团扇，有的拿小凳子，有的牵着小孙子，挤上车后，找个座位先坐下。沿途不停有乘客上上下下，大妈们结伴挤进超市，大爷们悠然自得地走向江边公园，学生们急急忙忙向学校跑去……

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，不紧不慢地排队上车，扫码付费，也不管有没有座位，东张西望地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。贩卖瓜果蔬菜的人身上

亲情一缕

童年的记忆里，大舅的自行车总承载着风尘与惊喜。那时他每周骑着二八大杠在老家与煤矿间往返几十公里，去时帆布包里装着咸菜与干粮，归来却总能变出些肉食与家中难见的新鲜物什。最让我雀跃的是那只蝴蝶发卡，绛紫色的羽翼缀着细碎的银钻，在阳光下闪烁。我带着它在巷口奔跑，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让我得意了整个夏天，那是大舅从矿上供销社带来的礼物，也是我对他最初的温暖记忆。

小学起，每年夏天我都会去大舅家过暑假。在矿区家属院的蝉鸣里，我渐渐读懂了他的忙碌。最初几年他总穿着带煤屑的工装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痕，下井前总得要仔细检查安全帽上的矿灯。后来因字写得端正、文笔清通，他被调到机关工作，案头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。即便走上管理岗位，他回家时衣襟上仍常沾着淡淡的煤尘味，加班亦

戴在我头上。回程途中，我在包里摸到她悄悄塞的核桃，壳上的纹路像是她掌心的脉络。窗外车流如织，霓虹闪烁，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细察神经。

我忽然明白，“归巢”不是逃回童年，而是重新认出生命中那些稳固而温柔的连结。母亲的等待、山中的星光、一碗热汤、一把核桃，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是一种根系的象征。我们一生追寻成就、认可与远方，却常常忘记：人既要学会离巢飞翔，也要允许自己适时归巢。

真正的成长，不是变得坚硬，而是懂得刚柔并济，知进也知退。母亲的“巢”永远在那里，不华丽，却安稳；不宏大，却深厚。它提醒着我们：你可以勇敢地去闯世界的汹涌，但也永远可以退回这份温柔里，做回无虑的孩子。就像山间的星光，永远在那里，等待归途。



是推翻过去，而是像接纳那些曾经抗拒的味道一样，接纳自己的笨拙与不完美，然后带着这份坦然，在生活的五味杂陈里，慢慢触摸出属于自己的味道。

就像此刻，我依旧乘坐着驶向远方的列车，窗外的月光落在铁轨上，镀着清辉，而我知道，前方总有一盏灯，一碗热汤，在等我赴一场关于成长的约会。

平凡人生

沾着泥巴，索性将菜担等家什搁在过道上，双手抓住扶手护着菜篮子。

“红嘴唇啊飞回，芦苇随风摆……”左排座位上米黄色女士手提包里，手机不停地响。“谁的手机？”坐在旁边的年轻姑娘问。众人齐刷刷地扭头看向那姑娘。“肯定是谁把包落在车上了。赶快接一下吧，不然失主可要急坏了。”有好心人说道。女子便与几位乘客一起打开提包，包内有银行卡、零钱等，女子接过电话，告诉对方提包在9路公交车上，让他到终点站找司机认领，随即把提包交给司机。这个真实故事发生在2024年的冬天。

有一次，等车间隙我看了看站牌，发现9路公交车途经的路线上，安康市妇幼保健院、安康市中心医院高新院区、汉滨区第一医院、安康市中心医院、安康市中医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都在沿路。

4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刚上车，忽然一位老大爷扶着座椅连声呻吟，神情痛苦，一会儿额头就渗出了豆大的汗珠，司机连忙把车停靠在路边。这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上前，一边扶着老人一边轻声询问，随后掏出手机拨打“120”，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，几位乘客搀着老人上车，驶向中心医院，车厢内重归平静，公交车继续向前驶去。

那年腊月，母亲不慎摔伤，在汉滨区第一医院住院治疗。做完手术那天，晚上6点了，我买好饭菜送到病房时，饭盒还是热乎乎的，妈妈顺口问了句：“你咋这么快，打车来的呀？”

“坐的是9路公交车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9路车依旧每日穿行，载着无数这样的故事，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。

往事如烟

岳父岳母健在时，我们常回新丰姚罗村看望老人。那时，他们还住在土坯墙的厦子房内。室内烟熏火燎灰土厚积，不时散发出烟灰土尘的潮霉味，整个空间仅有一张炕、一个柜子、一台老旧纺车和一些杂物，还有两把笔直的靠背木椅，分放在板柜两头。坐在上面，必须挺直腰背，别说咯背不舒服，稍不留神容易前倾。我常想：岳父是木匠出身，怎么会打造出这个略带粗糙的物件来呢？由物及人，当时岳父七十多岁，腰身板直，硬朗而有精神气。挺拔的木椅靠背和他为人处世端正耿直的秉性何等相似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岳父曾在西安东郊灞桥纺织城一带打家具，新中国成立后回村种地。他被村里人推举为领导，深得村民信任。他管理生产队的菜地，啥季节种啥菜，把偌大的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栽种的葱、姜、蒜、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黄瓜、西红柿等，供全村人购买食用。

每到采摘季节，他就更忙碌了。既要搞好田间管理，又要给社员们卖菜过秤收钱。忙碌一上午，回到家，坐在炕上，把口袋里的硬币全部倒出来清点。他数钱记账，不允许家人帮忙。清点完后，用粗布帕把钱包好，聚成一兜，连钱带账悉数交给生产队的出纳。就这样，他把大家对他的信任，当成抗拒私欲的壁垒，干干净净做人处事，一点儿不含糊。

自己家人吃菜，必须由家人去队里集体分菜，能分多少是多少。待菜地里的丝瓜、黄瓜全部采摘完之后，他把瓜蔓拔拉到一起，放在田头，只允许村里老人小孩在藤蔓堆里翻找摘取掐芽嫩叶，或人吃或喂猪羊，绝不允许自己家人在藤蔓堆里淘腾，避免“瓜田李下”之嫌。在队里其他庄稼地，种有大片苜蓿。一到春天，队里一些男女到苜蓿地掐几根嫩叶尝鲜，而岳父却不让自己儿女去掐，他说不能占集体一点儿便宜。

岳父岳母为人正直、善良睦邻的品德，广结人缘。村里谁家婆媳父子间发生矛盾，兄弟妯娌间有了心里疙瘩，邻里间有了纠纷，村里人常找他调解矛盾。岳父岳母家里就像个大磁场，工闲时，常有左邻右舍来家聊天。冷天进屋，坐在直背椅子或条凳上；热天就在院子里，拾个矮凳坐，或拾两块砖头一码当凳子，或者就蹲在地上。男人们自带旱烟锅，边抽边扯闲话，其乐融融。

岳父七十六岁去世，祭奠场面隆重。村里男女老少自发扛着铁锹赶到墓地，墓穴周围挤满了乡邻亲友，他们含泪用锨掘土，没拿工具的，就用双手扬撒泥土。此等景象，岂止是安葬一位老人，而是乡亲们用行动表达对岳父的敬重。

失而复得的惊喜

王慧春

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。失而复得，人生之幸事，便是其中一种。

周末，与女儿去奥莱想买套速干衣服，一上楼梯便是蕉下品牌店，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一直在穿，防晒且舒服，款式也新颖。我们挑选了浅绿色裤脚不收口的裤子，然后又去逛别的店，转了一圈，还是没有合适的，便又折回蕉下。挑挑选选了很久，一看表已过晚上七点，匆忙赶回家。到家收拾才发现，把新买的裤子落在了试衣间。

女儿从小小程序里找到蕉下的客服电话，话务员专业而友善地解释，她们会与线下店联系，让查一下今天卖出去的货与库存数量就能确认，并加了微信，让我们把付款截图发一下，几分钟后就告知我们已找到，可随时去店里取。

我们到店后说明来意，服务员直接从内屋取出递了过来，没有争执，没有扯皮。现在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商家的服务提升，让我的新裤子顺利回到我手里。如今穿在身上时，总会想起那温馨的时刻。

也是在奥莱，我陪朋友小薇去买配套戒指，在店里一个一个地上手佩戴，可没有一个看中的。后来我们去服装店试衣服时，小薇突然发现自己的婚戒不见了，那可是枚白金婚戒。回想大概是在戒指时，把婚戒混在商品里了。我们赶紧返回去找，跟服务员讲清情况后，几个服务员一起帮忙找。最后，在最左边底下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。

商家与顾客的相互信任构筑了和谐的商业环境。在这种信任基础上，突发状况也能快速解决。这枚婚戒作为爱情信物失而复得，令她欣喜不已。

失而复得是一种美好的体验。惊喜之下倍加珍惜，庆幸之下万般感激。

人生感悟